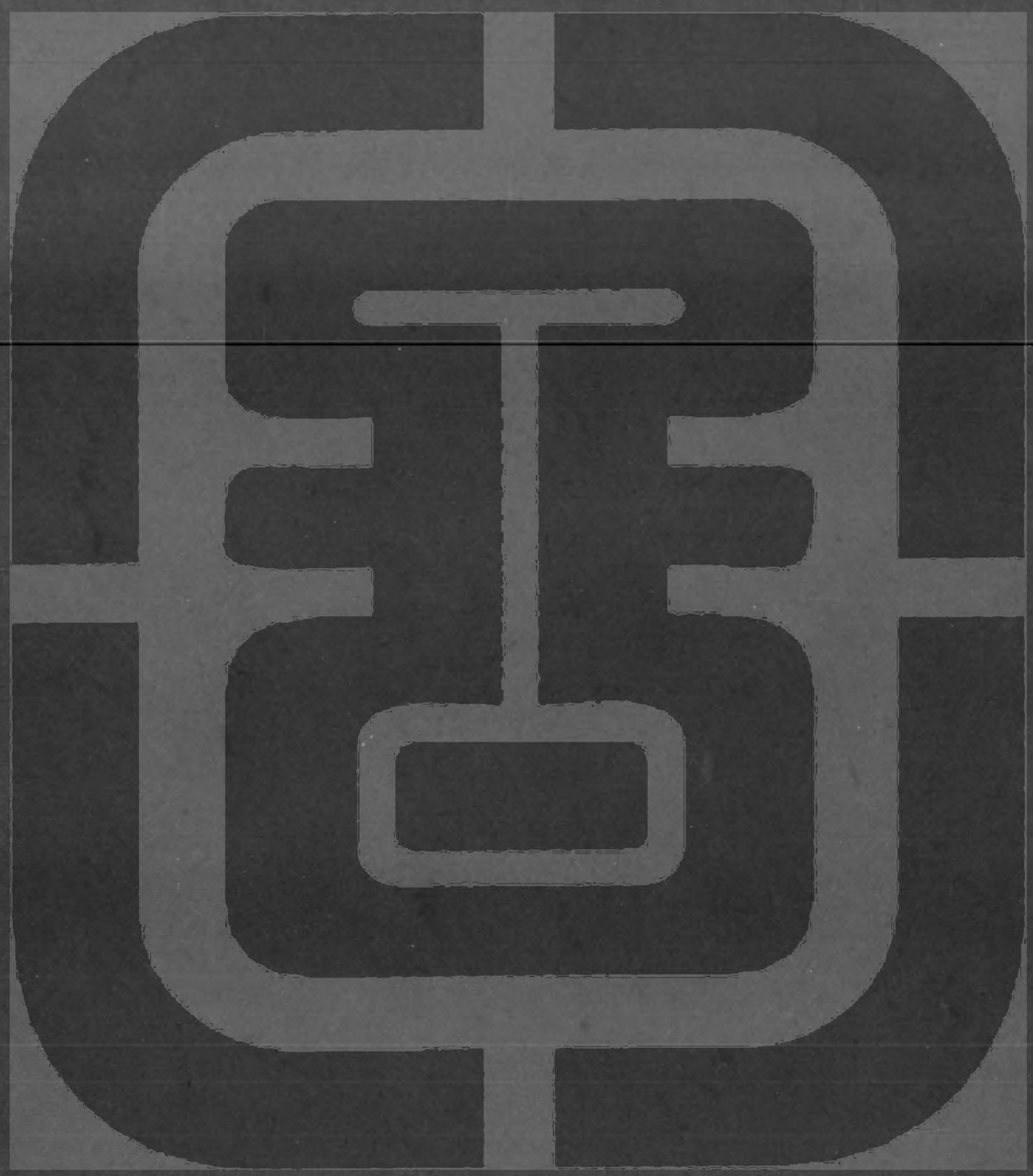

續停驂録卷下

史記列傳詳於戰國而畧於春秋或謂爲左氏後

子長所未見故爾然諸儒明言采世本左氏國語

戰國策諸書豈子長自有深意耶宋眉山王當嘗

爲列國諸臣傳効遷史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

餘言亦有賛論人稱其議論純正文辭簡古則子

産叔向諸公當無憾矣特今世少傳其書爾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宏大惟其簡嚴故立論

易刻惟其宏大故諸説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

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

之要法

司馬子長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似是未嘗見左傳者

葉石林有春秋傳其序謂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其論過矣大抵左氏以事傳經故詳於史而義畧公穀以義釋經故深於義而事畧各名一家之書也故三傳難於獨行而可以兼考丹陽洪興祖有言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斯言得之矣

孟子爲長者折枝枝當解作肢體之肢猶云折腰也枝支字古或通用

類書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本以簡約便於文字之營搆今其書頗多煩碎不該反覺費力齊梁間士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若梁武帝與沈休文徵栗事之類唐宋之間則以資科舉應試尤便於詩賦韻脚與剪裁餖飣之用故先輩嗤之以爲韻府群玉秀才是也

朱子注楚詞在今餘干之東山其意蓋爲趙汝愚作也復爲後語以選古人之辭世有議其去取之未當者蓋楚詞之文至東漢而病矣況後世乎文公

之旨則以無心而冥會賢於不病而呻吟者爾此
爲第一義也

中山劉禹錫敘韋處厚文集曰公未爲近臣以前所
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
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
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
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
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
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其
辯似管夷吾其推賞甚盛矣今處厚之集人間少

見信如所序當居陸宣公韓文公之右矣然跡其
所論次者亦可爲摘文之典要也

高似孫子畧摘取文子精語云神者智之淵神清則
知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似有見者但論知
却是倒說當曰心者智之府心平則智公

馬記班書並爲史家冠冕後有作者不能是過然毀
譽之言殆非一家聊記人倫之鑑其稱馬者則曰
太史公書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
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有若魚龍之變
化不可得蹤跡者矣非之者曰以三千年之史籍

而跼蹐於七八種之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全用舊文間以俚俗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譽班者則曰西漢著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作者莫能及其彷彿罵之者曰六帝之前盡竊遷書既不以爲慙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不但互相短長而已學者將孰據耶

自三代以來廟制各不同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又謂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而宗文武則七廟故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王肅謂君臣同制者非也夫禹之父鯀嘗郊矣而不廟文王猶事殷也而百世不遷然則親親尊尊何說耶

文公論昭穆亦具二說按昭之爲言朝也取其向明也穆之爲言北也取其深遠也古者宮室皆東向故昭穆之義起於南北而無取於東西也文公謂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故中庸章句亦謂之左昭右穆云其論太祖特廟則云生居九重窮極壯麗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以爲孝子順孫之心有所不安若然則秦皇漢武之所爲厚葬猶爲合理與恐於幽明人鬼之義皆爲未精豈一時有爲之言耶

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羮墻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說

班固賛漢帝系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卽太上皇自豐公已上無聞焉其後申屠嘉等議以高帝爲太祖之廟文帝爲太宗之廟漢之廟制如此未嘗上推最近朴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其論美矣雖子房亦亟是之所謂阻三面而守一隅以制東諸侯此亦乘秦之弊而言爾其詳於內而畧於外甚矣山東諸侯皆吾中原故土施德行仁文經武緯何所不可自今觀之關中形勝乃當西北二虜故漢唐都長安數有虜患皆慘於東諸侯正難以執一論也

唐張齊賢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漢高起布衣無始封祖卽高祖爲太祖魏晉亦

然想當時無禘祭有祫祭而已商周之稷契正如人家門第偶自有人苟無其人何必模倣以自誣其上世也

姚崇宋璟並號名相當玄宗將幸東都適太廟四室壞宋璟則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從之褚無

亮以爲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諂諛之言耳玄宗亦弗聽自古帝王樂於適己況玄宗乎但姚崇豈應如此舉措姚宋之優劣於此見矣

漢宣詔尊孝武爲世宗夏侯勝議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得罪下獄而世宗竟立廟按勝不諱本朝而執議甚堅此可見漢世士大夫質直如此獨存古意言不行可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之制按此法甚善今宜用之於三邊始於軍餘及於土着厚其資粮給之器械則勝兵可得比於鎮兵京卒調遣過之遠甚

南宋名將稱張韓劉岳葉水心論之曰究其勳庸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縱有小勝不能補過卒用屈已講和之策以成宴安江沱之計寧以爲此責備之詞爾又指其實而議之曰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而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玩寇養兵無若劉光世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咸滿仇疾互生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此其論宜公矣豈二吳韓岳尚未免此耶及觀汪彥章之奏劾有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瓆之徒身爲大將

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又曰張
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
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高宗再有館頭之行者
張俊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其措置要害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
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
之計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瓆卒不爲用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　朝夕飲宴賊至數
十里間而不知則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者世
忠王瓆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

光世使之也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
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執縛縣宰以取
錢粮雖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
張燈高會瓆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
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當時事勢若此
高宗周旋其間亦難矣彥章欲先斬王瓆以次論
法又欲於偏裨中擇人陰爲諸將之代當時偏裨
中不知果有出於諸將之右者乎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闇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設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州虎落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後魏經畧江淮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水次倉自此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至忠之言侃侃綽有風裁惜乎承嘉出於私意一時語塞若有至公之心盍應之曰如彈大夫卽白大夫有何不可今制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亦卽具呈此尤可見公道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聒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近遠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劉敞兄弟讀其中篇凡一百三十七人予頗愛其有義例不必風猷具姓名亦可也

蘆纖席在處有之吾海濱人謂蘆蘆自六朝已有此語從草從廢名見劉敞傳鄉人謂纖席時蘆每飛起故飛聲轉而爲廢亦方言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夫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

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奠經費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尤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唐玄宗時事說者以爲瀘州充貢耳荔枝鮮味不堪遠寄漢和帝時明言南海獻荔枝龍眼則來長安遠矣宋神宗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 蘇頴濱文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嬴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

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徙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搨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陘窄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汩起處輒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茶之名見於王褒僮約

黃小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

輿地以河南爲中而汝寧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陽縣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測影植圭莫準於此

予爲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　本朝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仕爲霍州蒲州學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其祠堂有曰　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稱述如此又按韋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都憲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

畧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東所指卓菴即黃諫廷臣先生也

異端文字不能不作要有體裁揭文安公徯斯嘗爲元宗室作長明燈記有曰夫燈者所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而不能恒乎夜月雖至明而不能燭乎晝故必假膏火以濟其明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盛不能徧觀必假乎臣以達乎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其文暢達可以爲法

東漢淮瀆廟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
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
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
甲郡守奉祀齊絜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敬神在若淮則
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
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
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祇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祈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紛紛黎
庶賴祉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
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
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
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
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
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抑息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千

萬億按漢碑之傳世完好能讀如此者鮮矣或云
浚儀吳炳嘗重定其文而書之

論語詩書執禮傳者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
言似費分疏愚恐執字有誤疑即埶字耳埶藝古
通用所謂游於藝也不知是否執禮之文再無經
見況子不語惟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者
按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
樂耳蓋易具性命子所罕言樂一埶也故又曰成
於樂

吳幼清曰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
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
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
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此可謂通論於今可行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名見漢書田蚡傳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
六經並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爲中庸講疏然
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於宋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
訟修學校親爲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
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見河南通志

續停驂錄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科場條貫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殿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禮侍王英前序是年同考則有永新縣知縣陳負韜京衛武學教授

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謄錄對讀官
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
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温松陵驛驛丞
十年同考則有禮科給事中侯潤一教授二教諭是
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三年侍講杜寧爲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
有辦事官舒庭謨中一百二十五名
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副考官
修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叅政羅
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一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輅正統十年進士閱三科爲正考
官已至兵侍兼翰林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
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檢討錢溥皆已未進士先
一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
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充是年郡縣教職爲同考者
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爲
之
天順元年副考呂原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同考錢
溥尚寶司少卿兼編修李泰尚寶司丞兼編修是
時　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俊以翰林典籍爲房

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閣禹錫以國子學正爲房考
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
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
經亦刻三篇第二場刻詔
五年每歲翰林同考敘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
以庚辰序於丙戌之後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
十一年編修林瀚敘於己丑之下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
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
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
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
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
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爲
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爲十七人據

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爲十人天順四年又增二人爲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人爲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雎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

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爲分考復爲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須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詔

永樂十五年兩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

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

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爲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臣云

科場條貫終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 楫 泣血校刻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漫抄一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二十二

南昌武寧縣地名常州亥蓋市井之區謂之亥者不知何所取義豈方言耶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趂虛人是已其義蓋取市會不常多虛日也又古語云市朝滿而夕虛也古詩云日中市朝滿其語多有所本按虛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壟斷之義惟西蜀謂之疾解之者曰如瘧疾間而復作也甚無謂北方謂之集聲轉亦謂之積豈疾即集之謂耶南方謂之行鎮店南中諸夷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兎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

爲市故謂之亥云

朱宗晦華亭人洪武間知靖安縣志稱其愛民禮士潔已奉公修壇壝興學校治橋道勸農桑綽有政聲

洪武間松江太守黃輅字子威進賢人宣德間蘇州太守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員皆生南昌皆有能聲

江西通志載豐城朱善備萬洪武初赴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則備萬當爲　本朝狀元第一而無錄傳焉實錄所載善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被薦除翰林修撰後陞文淵閣大學士卒與通志微不同按　本朝科第鄉試則以子午卯酉年會試則以辰戌丑未年因事則移易故進士科有兩甲申其一以　太宗渡江其一以文場火故也　太祖以洪武三年庚戌鄉試明年辛亥則吳伯宗爲狀元後至十八年開科值乙丑則程以善爲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安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名則花綸爲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　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

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爲
狀元世傳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其名蓋據
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前已有人矣
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爲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
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安
庚辰則胡靖建文之首科也更名廣一云本名廣
靖則唱第時所更也
浮梁程尚書瑀記漫吾亭曰夫遠名利之畏途而從
事於谿山之勝是舍世間之桎梏就物外之羈馬
不近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言似有見者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仕至尚書大學士自鄉試至廷
試皆第一世稱爲三元　本朝三元者唯文毅一
人
泰和尹文和公正言瑣綴錄中所載侶鍾強珍二公
以名相謔事固有偶然者因憶予乙丑科內閣試
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註不拘體同年王韋（欽）
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罐）爲太僕
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
云朱闌十二畫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
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

以戲之爲之一笑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翰林侍
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
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
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曰
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
笑

誠意伯劉基嘗丞高安登至元間進士蓋重紀至元
云

黃恭正統間贛州知府通志備書其律已謙卑涖事
勤慎興學校勸農桑以憂去郡人至今思之吾松
江人由舉人

世間翫戲之具惟奕盛傳其次則象戲又次則抹牌
近刻打馬圖人少習之又別有七國象棋以爲出
於温公或未必然亦猶俗云堯以奕誨丹朱也至
南史諸紀傳中却載圍碁在第幾品此尤可笑古
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
矣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爲不常
元滕玉宵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爲戲不知所謂
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

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爲愧

景時字秀發華亭人宋慶元三年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修學校建譙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宋孝宗升祔將復祧廟孫逢吉言太祖造邦與漢高帝同而未正東向之位當此時宜更定晦庵時爲侍講不以爲然以爲殷周之祖是謂稷契與禮不遠稽於三代乃近法於漢唐逢吉曰我宋之興與商周異安得以稷契爲比不酌人情而必曰三代人將得而議矣此當以逢吉之言爲正逢吉字說之龍泉人

江西大家賴糧經催之人往往設法取償於小戶有糧不滿升者索銀至五六錢其名曰小包大吾邑三鄉歲難並稔大家有立戶在此一鄉而田畝在彼一鄉者此鄉遭荒而彼鄉成熟則據戶蠲免謂之熟作荒事相偶類皆弊政也

紅巾賊李明號饒大膽據安福凡十年甲辰鄧國公愈擒其父子始平之元末兵起皆以紅抹額稱紅

巾者不獨一李明也按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紅巾破九江閩三月蘄黃沔陽紅巾破江州江州即九江我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六月與中山王等二十四人始起義畧定定遠後戊戌紅巾徐眞一下陳友諒始據江西時改元天啓明年己亥爲天啓二年四月又改天定五月陳友諒自稱大義元年庚子辛丑年十一月矮陳叅政據泰和改稱龍鳳七年明年壬寅二月又作大義三年癸卯大義四年八月友諒敗亡改德壽元年明年甲辰德壽二年仍改稱龍鳳十年明年乙巳又明年丙辰

至丁未爲吳元年戊申正月初四日我　太祖高皇帝改元洪武按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時明玉珍僭號于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亦稱紅巾云江西府州縣皆被帶山谿有田有險其阻深者尤勝大抵賦稅難清盜賊易起則府州官之入銜如前代勸農監押之類皆不可廢而縣令尤急按唐縣七等一曰赤京都所治二曰畿京之旁邑三曰望滿四千戶四曰緊三千戶以上五曰上千戶以上六曰中不滿千戶七曰下五百戶以下凡注爲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與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

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其職守若是宋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遵行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月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而以勸課農桑總之因考前代官制漫錄於此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判官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皆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司獄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者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事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並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及大使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抄一

儼山外集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二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爲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爲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衆至二三千正殿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巳上分爲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爲普庵手植乃倒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爲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殊小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

栢葉耳

國朝儒臣出翰林者類謚爲文惟劉忠愍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此李文正公序董文僖集語也按曾棨謚榮襄金忠謚文忠是翰林亦有不謚文而謚亦未嘗避名者恨無從質證也

先聖之祥有麟書定世符流傳恠異初不藉是以爲輕重其實讖緯之始也若甕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趍作法孔子沒周姬立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語庾詞如讖緯之艱澁者疑皆事後好奇者爲之爾

嘉靖十二年予以八月廿六日江藩履任九月六日過各道相訪入湖東道未時未盡於東方見月時鄭大參時夫朱少參子純共觀而異之十一月二日予出巡湖西是日天氣朗霽晚將至市汊於西方見新月前月乃小盡是月冬至在二十七日大盡所餘三日明年乃閏二月以月驗之則是月該小盡若非推步之誤則躔度之差必居一於此矣

予庚寅歲在山西別記冬至與歲閏亦差一日云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二十日冬至則所餘十日來歲則閏十月小盡則九月如冬至在上旬則數足十二日除之更從一起數焉

廬山天池寺以周顛仙興建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傳甚奇古中載顛仙以手畫地成圈指謂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桶闔憲副尚友謂余予言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楊維禎廉夫以方巾見　太祖問其製廉夫對以四方平定巾　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佳名也商文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袁渙雎稼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

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
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
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
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
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爲辭說　上欲命以
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陋意不可矜
志滿則盈量陋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
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
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
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
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
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
之人不可使也
右三則皆於國史錄出又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
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
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

志載裕伯事甚畧止具錄　手勑故人得傳之今海濵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邦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有裕伯上中書書草云其閘港住宅即裕伯故居初有　勑書樓被燬扣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詳鈿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侍讀學士又爲待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非世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時已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間見于元文類中當時必有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曰流寓今閘港有裕伯題橋訖而呼爲俞伯奇橋云

甲午二月三日宿痾初起春陰欲開擁肩輿度石梁掩映重湖之間徐孺子蘇雲卿之遺跡歷歷在目波光雲影與胷次相推盪灑然自得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戶部員外公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盡見一時賢俊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

爲不通之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别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太極圖爲周子之眞贓實犯此何言與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是之謂星宿海云夷言火敦惱兒火敦星惱兒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夷言阿剌惱兒也自西來連屬吞噬迤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會于赤賓其流寖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連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亦有象舟傳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束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哈剌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也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因刪次元臣潘昂霄所志如此而併記異同之說于左

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伏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蔥嶺水下流散之沙磧云

唐吐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
春可涉秋夏乃勝舟
山經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
陬實維河源
又曰陽圩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水經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
穆天子傳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
漢張騫使西域以爲能窮河源蓋出於傳聞所云
織女支機石者妄也

其言崑崙最妄者云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瑤
池華蓋爲仙人所居云
西域記稱阿耨達大山卽崑崙山
地理志稱崑崙山在臨羌西
吐蕃傳亦稱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其言頗是宋人比之饅頭撚尖者或合元柯
九思以爲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所謂星宿海者
更在崑崙之西數千里之外唐史所載河源在紫
山之間者亦未盡事實也
凡言程以日記者廣邈之野難以步測計一日之

力約可百里而潘志準以廣輪馬行廣輪之義未詳諺云推車步豈是與馬之蹄跨開闊停匀馳穩而步疾者猶車行然又謂之答罕步答罕蓋胡語云若此馬所行恐不止日百里也潘志又云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則日又不能百里矣蓋地有險易行有緩急百里者大較也宋景濂治河議亦以日準百里云蓋自星宿海至積石總計六千七百餘里自九渡河抵崑崙南可三千里而柯九思記云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似亦以百里程日也余既删次河源爲圖記復倣經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豫章漫抄三

凡門榜題字各有避忌形聲點畫之間吉凶所招亦不可誣也吾鄉縣首舊有高樓四跨以棲更漏皆呼爲鼓樓嘉靖初爲颶風所折時莆田鄭洛書啓範作令以綽楔易之予爲題百里弦歌四字後啓範召去以東南壯觀易之自後縣僚俱乏清譽而常應文汝實予同年守德子也至以民去因憶正德壬申秋予以翰林編修使　淮經吾府時陳威民望爲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西人也頗有守指題字忿然爲予曰何名壯觀自

我西音乃賊官也相與一笑予還自饒至富陽陸
行過蕭山入紹興拜吏部尚書海日公王先生于
家先生名華字德輝辛丑狀元新建伯守仁之父
予鄉試座主也時廣東梁喬爲守先生陪入郡齋
訪之梁適他出先生握予手登越王臺觀蘭亭石
刻還過廳事指所扁牧愛二字笑謂予曰往年戚
編修瀾文湍還謂時守曰此便可撤去我自下望
之乃收受字也似含譏諷予心以爲可對吾松壯
觀蓋一聲一形云今市闤之處人家門值路者必
樹一碑題曰石敢當蓋厭勝之辭諺譏忽畧人有

曰走馬看石碑右取富昨與方伯戴曾溪書出遇
南浦驛丞於道偶命曰有使客來自京師者可訪
七政曆得一本丞乃寫漆正録遍求之相與撫掌
曰漆正録正堪配右取富蓋亦一聲一形之訛偶
書之以資雅謔

甲午閏二月六日同餞　詔使於都司戴陸二方伯
與予並出申時見五色雲在日之上形如翔鳳毛
翎簇簇文彩爛然儼若垂彼回首之象至都司廳
事與三司諸公尚觀之方散明日都司劉永昌自
浙移蜀道過豫章予在浙時同事也一見即問之

曰先生夜來曾觀昴宿否有一星犯之是何星予曰當是金星夜來不曾候之是晚酌于滕王閣天氣清霽星月朗然果是太白犯昴然去之甚速已遠昴六七寸餘矣然光芒尚爛然有氣當是邊事有捷也

朝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士大夫必有浴沂風雩之趣然後可以收綱紀文章之治

永樂四年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講求遺書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至己亥召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遣世子受經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意向文儒駸駸乎一統氣象矣先是丙申中山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　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陳綵帛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

上改故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

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末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棺哭之命有司營葬賻䘏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揮麈錄載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道印板之日孰爲後先耶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奇格而不知冒雪着花乃實境也

珠光照乘玉價連城似是定論後世文人互用之無礙名理如枚乘云夜光之璧李太白詩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朱子敘讀詩記有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

巨細不遺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事之訓一字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此眞註釋之例後有作者宜三復焉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詩相傳卽貍首之逸頗爲近之

元練晦處州麗水縣人松江府學教授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同賜死洪武二年以兵部尚書出爲松江知府嚴酷人呼爲陳烙鐵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甚聳拔而西偏拗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所爲遠望之若鵲窠然土人以爲有茯苓云甚可愛翫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就列大者數圍其細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李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或曰殆有甚者今有一人焉求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今去文達時未百年而已如此後將若何予曰世變則有之若文達之言則宰相之體宜爾如吾子言不幾於責人太厚乎且夫君子進修之道顧吾自處何如耳豈容留心於賛毁耶因記之以警俗

鄱湖之濵民以巨罾漁乃洞其底以簡承之設逆箭

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觀魚之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下至入箭而水始榕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有同事同意而措詞各有工拙如唐人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可謂痛快矣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爲沈着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尤覺深婉予行章江過武寧觀漲頗悟其旨

宋北都時每年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比之我　朝多二百五十萬宋運自江淮入汴頗爲近便所稱仰給東南六路不知與今地方廣狹何如耳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挹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嬴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緣戶

餘干新志載至正十二年彭翼兵起湖南遣項普壽取饒州吳塘人吳宏字德廣聚義兵復之後授翼

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庚子番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欵　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番陽陳璜珮之貳守吾松嘗爲予言宏奉母最孝太祖自池州來過宏拜其母卽奉歸金陵曰猶吾母也宏戀其母遂以城降以爲　太祖用兵多奇謀類此新志雖載拜母事乃在于光取饒州後珮之言當有據又云饒州城亦宏所築時被攻圍宏一夜先毀其家磚甓石砌爲倡各家效之不日而就此當是與元左丞老老復饒州時事耶漫記之以備叅考彭翼卽所謂妖彭者十八年爲友諒所殺